三國志

一三

中書門下　牒

蜀志

牒奉

勑書契巳來簡編咸備每詳觀於淑慝實
昭示於勸懲矧三國肇分一時所紀史筆
頗彰於遺直策書用著於不刋諒載籍之
前言助人文之至化年祀寖遠譌謬居多
爰命學徒俾其校正宜從模印式廣頒行
牒至准
勑故牒

咸平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國志目録中

晉平陽侯相陳　壽　撰

蜀書

王平　張嶷

卷第十四

蔣琬 子斌 斌弟顯 劉敏

費禕　姜維

卷第十五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常播 衛繼

三國志目録中

劉二牧傳第一　蜀書　國志三十一

劉焉傳　子璋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以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覩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漢

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儉郤正祖也）而并州殺刺史張壹涼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爲幽州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荊州賈琮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爲牧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帷裳　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爲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勑焉爲益州刺史前刺史劉雋郤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爲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去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

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大學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遥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敕公車特召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是

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緜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緜竹令李升吏民翕習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

衆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寛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絶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强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爲臨邛長子福見犍爲楊戲輔臣賛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

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鏁械於郿塢為陰獄以繫之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喻焉焉留璋不遣典略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乃

寡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祅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率衆擊劉表（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爲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爲刺史入漢中荊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璋使趙韙進攻荊州屯朐肕上蠢下如振反）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爲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爲巴西太守領兵禦魯

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以羲爲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羲與璋情好攜隙趙韙稱兵內向衆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亶爲益州刺史徵璋爲卿不至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荅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

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
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録松松以此
怨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
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録松松歸乃勸璋自絕　習鑿齒曰昔齊
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
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
勞謙日仄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
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
欣其慶夫然故能有以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
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
之遣法正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
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

龐義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墊音徒協反詣涪涪音浮去成都三百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劉備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

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
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
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
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先
主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
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駐秭歸
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璋
子闡爲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
土闡還吳爲御史中丞吳書曰闡一名緯爲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於家
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爲左將

軍司馬璋時從義啓留循先主以爲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何内温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亭侯 臣松之以爲今東人呼母爲負衍以許負爲婦人如爲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爲不然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子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張璠曰劉璋愚弱而

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爲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不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爲謀不忠罪之次也

劉二牧傳第一　蜀書　國志三十一

先主傳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略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

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
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
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
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
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
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
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
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
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
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

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爲中山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枊五葬反棄官亡命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爲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毌丘毅詣丹楊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爲下密丞復去官

後爲高唐尉遷爲令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後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爲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使爲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

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

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隕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荅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閒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衆堅營

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比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楊奉韓暹寇徐揚閒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英雄

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爲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將士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按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

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胡沖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柵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　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沖所云何乖僻之甚乎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

爲先主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衆而走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幷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魏書曰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重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

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公遣蔡楊擊之爲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僞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

丈遂得過秉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　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英雄記曰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　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　臣松之以爲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計久定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

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

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荅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典略曰備過辭表墓遂泣涕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

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

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爲進退之計也　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

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爲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爲備所攻劫死子禕事見魏武本紀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爲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

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臣松之案魏書具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爲是

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爲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爲己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爲別駕從事

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彊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

魯虛僞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
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
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王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
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
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
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
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
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
備自住孱陵權知
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遥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
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
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
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
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

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爲
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
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
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
盡知益州虛實也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
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
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
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
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
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

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逮己白璋

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飲宴之間一看便闇誦脩以此益異之璋勑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爲從事皆破敗退保緜竹璋復遣李嚴督緜竹諸軍嚴率衆降先主先主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

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
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與劉璝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爲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惜焉
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寛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也　典略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爲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爲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戩棄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荊州劉表以爲賓客曹公平荊州執戩手曰

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爲掾後爲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

蜀中殷盛豐樂先王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黄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言須得凉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

嘗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
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
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
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
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
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
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
雷銅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
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縁山稍前於定軍
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
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
趙顒等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
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
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
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
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於漢帝
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
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

中郎將臣射援三輔決録注曰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爲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爲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爲黄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飢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爲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爲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爲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黄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

虛博陸則不能流放誅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趙高使閻

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為定安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
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
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
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
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
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
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
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
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
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墻

之危而御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
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埽滅凶逆
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
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
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
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于先王先
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
三軍奉辭于外不能埽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
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
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

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鄭玄注曰庶衆也勵作也序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

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

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荆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黄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黄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

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
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按
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
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
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
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
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群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
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
來應之此為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
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

年大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
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
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王起於此州以致中興
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
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
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
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
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
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
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

先主

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閒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

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起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冑本枝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內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

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十丈號曰武擔也　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阼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

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勑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 典略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臣松之以為先王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王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

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
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
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
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
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
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猇(許交反)亭駐營自佷(音恒)山通
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
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
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

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曶(音笏)討元元軍敗順流下

江爲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爲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脩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

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勑戒震威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十數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由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知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

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
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先主傳第二　蜀書　國志三十二

後主傳第三　蜀書　國志三十三

後主傳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卽尊號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祗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鄭玄曰物猶事也）

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於

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魏略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爲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巂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　臣松之案以爲房爲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巂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

牂牁爲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剥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定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殞喪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

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揔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
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

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眞由斜谷（斜余奢反）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眞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

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
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揔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
進蔣琬位爲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臣松之案湔縣名也屬蜀郡音翦）登觀阪
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
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熈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
爲太子子瑶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

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爲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興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

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
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
馬蔣琬卒（魏略曰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
姜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
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
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關臨洮三縣民居于緜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鎭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
率衆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
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
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
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
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
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
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
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
改元爲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緜竹用
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
深遠階緣蜀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
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
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

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敎天威旣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勑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齎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勑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地王諶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

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眞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達智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勑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騾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因承制拜後主爲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勑

然後降下艾使後王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嚴未
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
旣死蜀中軍衆鈔略死喪狼藉數日乃安集後王
舉家東遷旣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
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爲安樂縣公於
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爲大光宅天
下以時雍爲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
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
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
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

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
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以來干戈不戢元元之
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
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
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
爲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
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
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
永爲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
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

是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幷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蜀記云謚曰思公子恂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

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臣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沒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甘皇后傳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爲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偪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

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

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穆皇后傳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娉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

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偪而引前失以爲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 建安二十四年立爲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毋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薨合葬惠陵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雄中二十年不爲雄屈也

敬哀皇后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爲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張皇后傳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脩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劉永傳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為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

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曾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劉理傳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祗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

彼梁土鐖畝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絶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太子璿傳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

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
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脩
茂質祗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
成爾德可不務脩以自勖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
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爲亂
兵所害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琮瓚諶恂璩六人蜀敗諶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李雄僞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
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記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二主妃子傳第四　蜀書　國志三十四

諸葛亮傳第五　蜀書　國志三十五

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隷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刺史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劉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

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案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　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志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游何必故鄉邪　臣松之以爲魏略此言謂諸葛亮爲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爲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翼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鵾鵬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

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

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揔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

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荅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爾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彊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

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臣松之以爲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爲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閒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

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踈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埽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嘆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

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

則荆吴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　臣松之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己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楊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蒸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

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兾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

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盡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録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没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爲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

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王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王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歸元首劉王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爲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爲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必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爲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爲魏竟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

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王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可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僞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情諸葛威略足以檢衞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使加兵且遣使聘吳

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漢晉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

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秖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

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
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褘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
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
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
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
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

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

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郭沖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

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卻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沖言宣帝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沖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沖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

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郭沖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慼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

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

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
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
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
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
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
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
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
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
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
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
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
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
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
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
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
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
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
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
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
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

躬盡力死而後巳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

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无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絶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与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以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无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司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

郝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与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歛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无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凉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彊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任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　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

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劒閣亮既在戰場本無久駐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冲言知其乖刺多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歐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

曰亮卒于郭氏塢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迹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歐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歐血乎及至劉琨喪師与晉元帝牋亦云亮軍敗歐血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

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
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
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
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
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
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
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
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
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
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

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版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亮言教書奏

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

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諸葛亮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録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已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

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

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及備
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
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
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
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
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
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
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
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
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

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
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
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
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
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
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
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
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
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
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於丁寧周

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謩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譚周公與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運於谷中書在亮集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緜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

離散及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　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禮副梁益之論京位至江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

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中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獘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

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

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鬭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鬭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鬭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知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

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既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鞌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

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筭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筭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彊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

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九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聲又何秘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中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皐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

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王隱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諸葛亮傳第五　蜀書　國志三十五